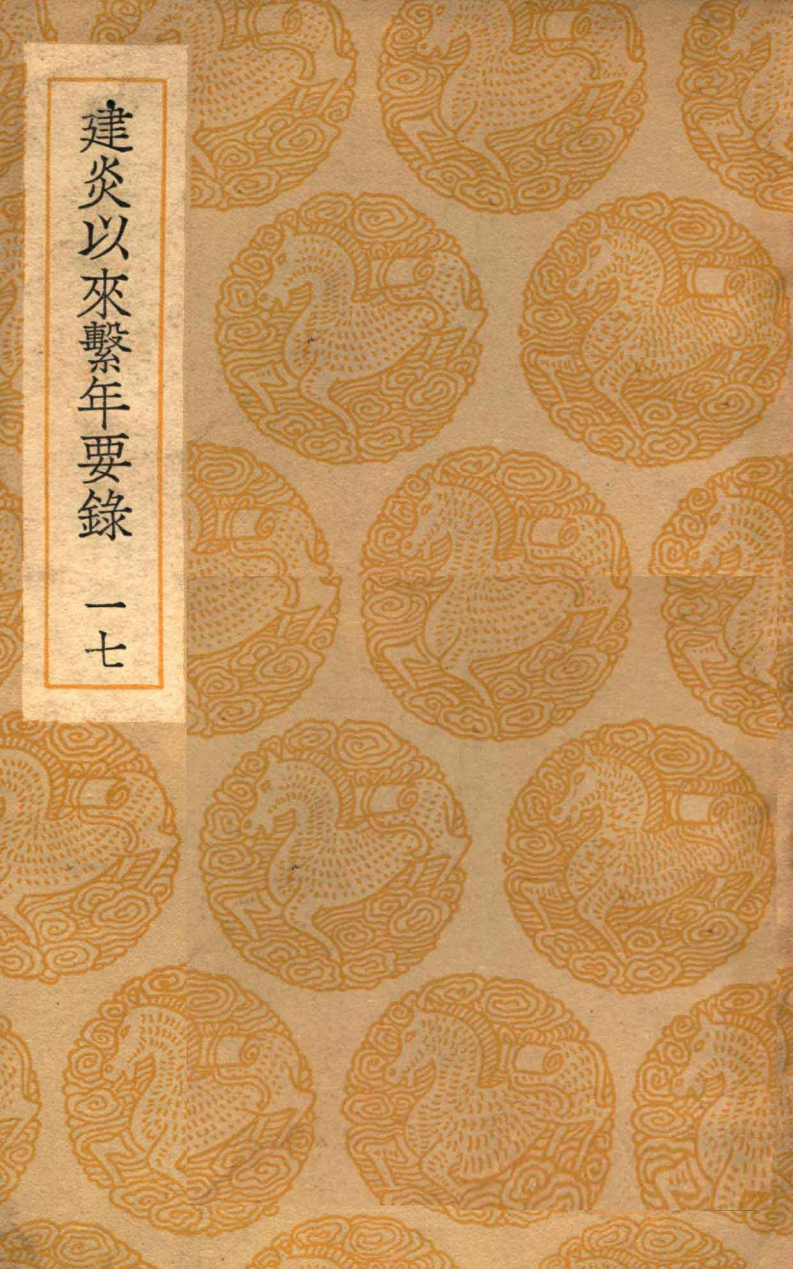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閃生沙田權行住賣。時有詔盡鬻諸路官田，而閩中傍江海之地有閃生者，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審於朝。戶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自備本錢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其命。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人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在京宮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溫恭。永錫贈諡在辛酉。

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員，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師古，皇后姨夫。今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選差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劄，彈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出沒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己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敷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鎮江府。時仲通未免喪，詔俟從吉之任。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欲就近椿管，以備軍用。」臨安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

緡並起赴平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除徽、處州、廣德軍舊折輕齋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者聽，自行在外，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催，置庫椿管，俟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爲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內剋還，有害軍政，令內諸帥譏察禁止，且有債負，日下除放，卽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進士康舉之、譽之並送南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之弟。臨安府奏其輒至行在，妄說事端，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愷以私財託軍中回易事，聞故有是命，其運用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卽除之。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剽爲建寧軍節度使。

乙丑，右迪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爲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芮以病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欲望少加甄獎，乃有是命。

丙寅，左武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爲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

上兵官可往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蔭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戶部侍郎趙令諤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權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口潤分數從之。

己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漕東蜀。繼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勦築。斂不及民。今移節西蜀。除去橫賦。以寬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續。賢好謀善斷。向贊王彥軍幕。裨益居多。逮至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濯。臨事精密。下不敢欺。昨知沅州。嘗爲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實迹。詔之望直顯謨閣。賢濯直敷文閣。俟更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倬等以三人應詔。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閒。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

謂愛民利

物。案所畏愛。非疲輓。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明敏。謂深察情理。機應辦事。非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按察四條。
不立曲取人情者。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飾察掠美。利口矜功者。詐稱釣名。偷安避事者。

曰苛酷。謂用刑繁苛。狡佞。謂傾險巧詐。昏懦。謂不曉物情。貪縱。謂鬻賣無厭。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舉之朝廷。
殘虐踰法。危人自安。依阿無守。任情不法。

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倖路都監以上。守倖
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進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
守倖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詔自今軍州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劬者。先申提刑

司。如提刑有妨礙。聽中轉運司。次中安撫使。時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去年九月乙亥。諸州按發公吏。

並申本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選官前去。切慮分雜。併至亦有州郡揀擇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
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行太子左監門兼尙廐局副使王蔚
入見。

戊寅。戶部侍郎趙令諤等言。客人齋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卻兌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起赴行在綱錢。
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優潤。庶可兌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

千支優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於應起腳乘糜費錢內支給。大約水腳費百錢者。給其半。他以是爲差。剩數令遂州椿收。附綱送納。從之。

庚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留滯。時在部選人七百餘員。而所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旣而權吏部侍郎葉義問請諸州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奏舉改官。有誤選人到部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違制論。從之。義問申請在六月辛卯。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曹勛副之。

使名據日曆所書如此。然不知

當時所謝何事也。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爲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趁也。太一

宮道院乞買嘉興縣常平官草田三十頃。罷轉運司歲撥齋糧五百石。從之。

丙戌。祕書丞虞允文兼國史院編修官。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知秦州。詔瓊州牢城內侍

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量移。

丁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曹勛爲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依前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

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中有永之權盟。無易老成之舊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爲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軍器監丞吳玠直敷文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橫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橫自鄂州前軍統制召歸。不知何故乃有此除。當詳考。臺諫官請對。令轉對官次日上殿。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計開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九成復職在閏月乙卯。

庚寅。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右武郎幹辦皇城司成彥忠爲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萬俟卨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壬辰。尙書司勳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

癸巳。詔曰。朕日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卹事機。以偃蹇自如爲高。以緘默不言爲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司郡守視之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先所職。

有仍前驕怠者。重寘于法。乃榜朝堂。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楊存中爲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故有是命。

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以衰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右正言都民望言。資政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綏。遂致強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賊盜橫行。詔與宮觀。崇正寺主簿簿趙應。司農寺主簿韓元龍。並遷本寺丞。中書言。淮東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孟處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所建明。詔令具析申尙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人爲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言者論比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尙。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爲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七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苞苴交給。而邇來尙或有之。其在州縣。則苛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克卒伍。盈車接轡。珍甘技巧。以爲賂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命監司按劾。池州駐劄御前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

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選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拍試。竊慮歲久諸州吝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使喚。詔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強壯人數。及教閱次第。申尙書省。國子博士史浩爲祕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太學博士劉度爲祕書省正字。太學錄李石爲太學博士。名烏江縣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曹勛辭行。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資政殿學士知泉州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誠之附會秦黨。旋躋顯途。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宮觀免謝辭。鄂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田師中遣其子右承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祕閣。賜三品服。遣還。時師中勦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戶部請以江西經制錢總領所椿管銀付支用。從之。

庚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爲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爲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鐫職罷祠。以爲具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旣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三

一年三月
辛卯追復

祕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陳俊卿爲司勳員外郎。

壬寅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太尉。以積閹遷也。時殿前司統制官輔達、王剛陞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尙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詞臣謂密爲節度方九年，逮今乃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爲當。」命遂格。

按去歲詞臣乃楊椿、周麟之二人，未知何人建

言當考以日麻考之。輔達此時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王剛爲拱衛大失忠州刺史。

祕書省正字魏志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楊邦弼、陳

俊卿以久次爲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需，祖宗長慮遠計也。事久廢弛，名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過指廩固局，執虛券以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發。望每路遣官一員，同提舉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干係近新借兌，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椿管。今後依條對兌，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數，然虛掛文歷有名無實，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庶幾日後見在皆是，的實不與虛數相參。竊同失陷，臣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所司盡須起獄，其閒歲月浸久，逃亡貧戶無可理償。若止令申嚴，卽恐依前但爲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

臣覈實。仍將沒支借兌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

七月乙亥元
龍奏請可考。

甲辰。詔直祕閣知揚州鄧根無所建明。可與宮觀。祕閣修撰新知秦州劉岑知揚州。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祕閣。知鎮江府。時居民遭火。都統制劉寶遣其下救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爲言。他日又火。寶恨之。閉塞不出。下令曰。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爲煨燼。倉米被燔者數萬斛。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爲利州路兵馬鈐轄。尋以解帶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爲淑人。遣還。時上已召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有加命。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累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病。仍免朝辭。俟秋涼時赴闕供職。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尙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疏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惟知冒寵。黷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至。縱令子弟凌轅州縣。起造第宅。搔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真典憲。直祕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爲政殘酷。民有犯私酷者。毀其居。罰緡錢以千計。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都絜。交章奏其事。詔善繼奉祠。給事中周麟之言。善繼自知明州。瘐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棣。王會。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鑄官褫職。以爲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

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在州縣諛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廁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汙穢之蹤、白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幾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溥等曰、朝廷進退大臣、誠非細事。祖宗自有恩數、於是溥等皆退而俟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不允。

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賞遷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少、舉審官之籍、不滿數百人、得之既艱、人以爲重。自兵興以來、用武功賞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闕處之、至欲附就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遷陞之路、有不可不爲之防者。臣攝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何以善後。望敕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再乞罷政、詔不允。初、行在諸軍馬料、歲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積水冒田、有司請令民間每米

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于米，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使之剝膚竭髓，終擠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斗。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邊防民隱，必爲上言之。北人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等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嚮用之。二事以遵行狀附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疏紕，上謂湯思退曰：「諸郡絹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戶嗟怨。自今可褒同支散，仍諭版曹譏察之。」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左迪功郎胡憲守大理司直，制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術醇峻，尤見稱於士大夫間，實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屬而不屑就也。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彥實自藩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忠訓郎閣門祇候劉汜爲閣門宣贊舍人，汜從錡在荆南，上召見於內殿，而有此命。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爲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爲請，嘗被繳駁，其兄調身爲帥臣，捕獲小寇，而該張大其事，遽除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多，不敢悉數，大抵輕爵祿以市私恩，布親故以責賄賂，毫將及之，不知戒得，衰病日加，不省。」

國事欲望宣降累章將該罷黜以爲大臣簠簋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望亦言近嘗列奏
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貌大臣未賜俞允然臣等官以諫爲名見惡不擊與擊不去皆爲失職
該頃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荆南爲守臣孫汝翼拘留追
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之初卽復私仇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之況又在相位黷貨無厭或啗
其子而得刪定謂王方修或賂其壻而得良官此謂葛立方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寺評事八員而寄居雪
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竄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
之所知也

己酉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朱倬
等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響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者職在宰相人君揆變調之當否而拜罷陞
黜之政行焉則天道何遠之有謹按沈該壘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其門如市百姓目之爲湖州市
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澇爲沴咸曰繫該之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冊免簠簋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
兼是二者反以大觀文寵其行是賞姦也姦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爲治又況邇者暑雨頻仍幾于害稼天
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駁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欲望將該落職奉祠以
順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寵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爲者豈聖朝所以示

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江續之。

監登聞鼓院。

此亦爲張孝祥被劾事。

直祕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

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癸丑朔。右朝議大夫王珪知直州。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

甲寅。馬軍選兵千人騎二百戍之。

乙卯。閣門宣贊舍人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兼荆南府駐劄効用統領官。

按此句上疑脫人名。

特免迴避。用劉錡請也。

錡又奏。已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等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斛。中等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斛。仍于初招日先支下等錢米。俟及半年。委重臣閱試。事藝精熟者遞陞。如將來上等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遷補官資。從之。敕令所刪定官王萬修罷。放謝辭。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廬、濠、蔣州。安豐軍民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卽無認定本司錢物。至于蔣州。自罷榷場。卻從本司支撥應副。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既多。無從追理。竊見無爲軍贍軍酒庫。歲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司應副支遣。從之。左朝奉郎史才卒。

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藥萃卒。權尙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豫行儲蓄收糴以爲賑貸之備今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糴錢令江、湖、浙西漕司選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荆南湖北三十萬石赴荆南府鄂純州每石降本錢二十西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從之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行尙書左司員外郎

戊午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大夫知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賊巨蠹前知臨安縣賊汙狼籍帥臣毛友枷項禁勘獄情已具而遇大需弟該執政擢自冗散躡帥七閩張大海寇以爲調功誣罔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惡關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爲重困百姓詔旨矜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賣安撫私鹽督責嚴酷杖背相望乞行貶竄爲賊吏之戒立方汙賤躁進先因賂該之壻自曹郎而旋至侍從今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遽守萍鄉在秦檜時曾乞以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曾帶到僞地被受文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朝奉郎知和州俞畢自謂學有師承迺中庸大學之道而過不自反實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潦境內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又于常賦之外以和糴爲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急于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初有詔四川隔槽酒務有敗壞處改作宮監而總